



榕村講授下編目錄

賈太傅論保傅

匡丞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

劉中壘封事

谷永論神怪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

漢書禮樂志

董仲舒贊

諸葛丞相出師表

唐書禮樂志

李蔚贊

榕村講授下編目錄

明道程子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一伊川程子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論經筵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答橫渠先生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答張閔中書

與方元案手帖

答門人書

答朱長文

王介甫性說

書義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虔州學記

曾子固梁書目錄序



總序 六藝目錄
序 諸子目錄序

陸象山先生與趙詠道

真西山先生說洪範

榕村講授小編目錄

二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

榕村講授下編

一

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爲晏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

之也學禮曰帝入東學土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

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爵尊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

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榕村講投下編

三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寡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上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玼玼在政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冥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

樞府講授下編

四

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
三代典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窺見
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
善義宜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
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
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
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欲
翼祇聖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

格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
尊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
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
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
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
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
天下幸甚

樵村講授下編

五

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覲聿消與易同義昔者

榕村講授下編

六

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愷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

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遣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或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松村講授下編

八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衆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捩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
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榕村講授下編

九

命姦人自以與陳者

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遵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榕村講授下編

十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廼陳
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
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廼衆庶之
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宜皇
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
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
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榕村講授下編

五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耻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

榕村講授下編

十三

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朴獄訟衰息乃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

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助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

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

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
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
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
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
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
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健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
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
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
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
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

榕村講授下編

五

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
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
於養人也爲其組豆筮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
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
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
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
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悖逆不順之
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
也夫承千載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
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終已
不改故曰蕩之以禮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

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
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
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
臣引以定論及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雍因
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
師於土中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
明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
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旣盛美矣然
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
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

榕村講授下編

十六

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設之後
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
者不能睹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
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昔殷周之雅頌乃上
本有娥姜原高稷始生立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
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
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
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旣信美矣
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教
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入音調

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

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
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
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
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
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
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闕不講
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
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
未成今暉等守習孤學大旨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
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下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
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
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
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
寢是時鄭聲尤甚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
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壞于王莽今海內更
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收以賢良至於家
給旣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
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
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

莫繼周人廣大義未有立禮成樂比賈誼仲舒王吉

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

榕村講授下編

大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敍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時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

榕村講授下編

九

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六經也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六藝目錄序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天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

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亾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

榕村講授下編

三

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灑詁脫簡一名詁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乙部八家四百一十六卷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

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和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

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考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名里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玉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脩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并行周衰具壞樂又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

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獻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甚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徵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古之王者世有史

榕村講授下編

三

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

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

音而不宜所以免時難也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榕村講授下編

三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

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

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

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

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賦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

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

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

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

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

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

榕村講授下編

三四

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

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

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二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

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

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

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

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

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

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

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書所載各篇矣

讀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諸子目錄序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効者也然惑者旣失精微而碎者又隨時抑

朴儒學衰衰此僻儒之患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
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
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
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
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
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蓋出於理
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
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
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者流蓋出

榕村講授下編

五

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鉞析亂而已墨家者流蓋出於
清廟之侍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
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
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
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
知別親疏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
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
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

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
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美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
食故入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
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
詩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
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
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怠如或一言可采此亦綴堯
狂夫之議也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
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不數小皆起於王

稗村講授下編

三七

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
說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
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
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
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
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也仲尼有言禮
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
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
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
晏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
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
喪余唯此一入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
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
注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
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
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一

榕村講授下編

天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名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臘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從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

榕村講授下編

五

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

命惟以病免復名爲大夫家素貧嘗酒人希至其門

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甌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諫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榕村講授下編

三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
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
竭駑鈍攘除姦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
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
則責攸之禱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
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椿村講授下編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晦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

榕村講授下編

三

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趨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以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

識禮樂之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太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慶合朔陳兵大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无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甫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

榕村講授下編

三四

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旣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

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

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鏡及太常博士
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
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
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
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
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
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
公肅又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
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
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
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
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
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榕村講授下編

五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鼯鼯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典憲熏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刃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榕村講授下編

五

人之惑淫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裸跣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生死貫爲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憙觀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誦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生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喜咲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齒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狗嗚呼運彥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嗷嗷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不修師儒不尊無以風勸養厲之使然也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蓋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

榕村講授下編

三

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稟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久之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

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臆錄
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豈惟得
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
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榕村講授下編

早

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安危治亂之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况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

榕村講授下編

聖

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口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所謂責任者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美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

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在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

榕村講授下編

星

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下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耳君子不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

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

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繁取之之道如何耳
臯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
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度哉願陛下
旣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相爲先待之盡其禮任
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
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
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
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
道也所謂求賢者古聖王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
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掣僚皆稱其
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

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今取士之弊議者
亦多矣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求不
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
取之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
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願陛下
旣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
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
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
賢逸於得人也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
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
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

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帥貴達所恥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旣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

榕村講授下編

四

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伯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耳三者旣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

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
妄言之誅無所悔恨



榕村講授下編

四五

支言多私難代時此

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臣欲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夫傅

榕村講授下編

聖

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朴質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於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

臣愚鄙之軀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士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冉而遽有召命臣以爲名而不往唯子思孟軻則可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名而不往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封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名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旣而親

榕村講授下編

聖

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唯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唐虞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主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備之中丁寧重複

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設官置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姿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恐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

榕材講授下編

哭

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積年彌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或又以爲主上天姿至美自無違道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

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

逆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蓋處崇高之位傲戒之道
不得不如是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
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場侈麗毀其層
觀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有常乎所以
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
冲幼之君開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夫開發之道有
方而朋習之益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
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子
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
右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
語必正舉動必莊歲月之間自覺其益又間日講讀

榕村講授下編

兪

則史官一人入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
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
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
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
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
他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
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夫告於人者非
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
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
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之人齋戒而告其
君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

誠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
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
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
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竊以聖人之
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
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
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
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獨臣之幸哉

程村書

學

人之心於四時之變豈遠乎此乎哉

人生之志則與引引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

人之心於四時之變豈遠乎此乎哉

人生之志則與引引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

人之心於四時之變豈遠乎此乎哉

人生之志則與引引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

人之心於四時之變豈遠乎此乎哉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畧幸不責
 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
 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餘所論
 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
 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
 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
 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據句句而論字字
 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榕村講授下編

至

而新氣又沛矣

當發書後日將我良貴以奉書為君臣而論字字

室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養義理他日自

與之虛非肥者視朝而書其

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

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

其志最賤善其之良至五而斷然收盡論唯原與

見書視論論新不請精簡篇以論良能其畧幸不責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
 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
 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
 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逃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
 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
 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程子講授下編

五

人兼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雖出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

人兼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雖出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

人兼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雖出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

人兼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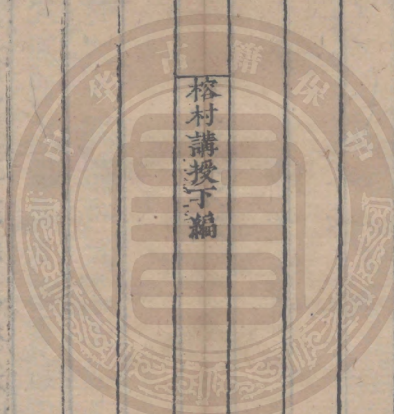
雖出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

人兼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小進爾然亦不必
 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
 患無受之者耳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
 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
 象之隱微盡數之豪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
 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榕村講授下編

聖



論者之謂也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象之謂也蓋幾之謂也也春而西未而東之謂尚非
 明照由象而映幾也其義順象幾亦其中矣必於幾
 幾而乘之亦取而餘亦象而餘亦幾是固象以
 動無受之者耳來書云是之義本然也幾謂幾也
 疏於象外數委順於象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
 患無受之者耳來書云未衰尚覲亦不盡爾然亦不必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足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格村講授下編

五十四

前發發不依乎以之雖以之雖不依而不論自也
雖以不由強以求強故之又強異日見卓爾有立於
出論其言翰翰其論論而不又強以無用之糟粕其
衣樂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
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
前然後不知手足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
矣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
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尚不識况屈伸久
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
爲衆說漂煦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
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
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
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
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
不知者甚無謂也

榕村講授下編

五

向云無多爲詩與文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已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自見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或屢中君子不貴也

榕村講授下編

五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


齊村講授下編

五七

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得一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

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亦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
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
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
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
其始生也婦人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
過孔子者耶



榕村講授下編

五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
 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大學班焉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
 知實始揆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
 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
 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梅村講授下編

五

天不爲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
 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
 知實始揆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
 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
 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
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
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
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
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
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
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
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
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

榕村講授下編

卒

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
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壘壘
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
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
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
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其世俟其後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
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
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
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
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
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
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
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
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有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文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

榕村講授下編

空

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棧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唐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福莫不有所又斤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

榕村講授下編

三

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筦弦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說誦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

與捷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與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

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入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龔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

當孔子時既有欲毀學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昆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處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闇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
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
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
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
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
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爲吾之所得
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觀
聖人之內說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
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
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

蔡村講授下編

奎

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
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
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
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
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
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
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
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
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
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達道
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終

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
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
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
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
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
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
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
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
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
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
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
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
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
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謂得諸內者亦可謂矣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
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
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
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茲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

松村講授下編

卷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者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豈

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與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今

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爲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

響應而聞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

其果然也與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
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
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
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
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
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
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
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
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
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
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榕村講授下編

完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摺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

松村講授下編

十

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

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

松村講授下編

主

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禕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湍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于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
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聖之事此踐履也物
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
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
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
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
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是猶射者不習於教
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
計其未嘗中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
行之純篤如伊尹之在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
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
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經經之必爲而傲知學之
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
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武王克商之初未皇他事首以彝倫之叙訪於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次第非人之所爲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默陟之於善又助合厥攸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次叙焉此所以問於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鯀以死禹繼而興隨山濬

榕村講學下編

三

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耳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卽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卽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其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行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

之人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民生之本
食既足不可忘本取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
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
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
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飲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
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
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
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
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建
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
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強弱君當
攬權無使威福之移乎下臣當循法無使顛恣而僭
乎上爲治之道無越此乎故曰又用三德國有大事
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
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故曰明用稽
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
觀諸天而已雨暘寒燠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
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
人君所當念念而至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
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
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
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

之民無不鄙且天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
 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無不
 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
 對所以爲萬世著龜也

卷村講授下編

壹



此書以爲萬世著龜也
 對所以爲萬世著龜也
 之民無不鄙且天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
 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無不
 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
 對所以爲萬世著龜也

